



摸 底

□吴欣圆



老张的儿子小伟大学毕业后，进了市里一家不错的银行。老张倾尽所有积蓄，为儿子在市区买了一套单元房。

提起儿子，老张一脸自豪。这小子够争气，银行是公开招聘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都盯着这一块肥肉，小伟硬是应聘上了。银行好啊，体面、稳定、福利好，多少人梦寐以求呢！

可老张还有一件烦心事，小伟的婚事还没有眉目。都二十七八了，女孩是见了不少，可没有一个中意的。老张呢，对儿媳妇有几个标准：第一，本市户口；第二，工作稳定；第三相貌端庄，作风正派。儿子在读大学的时候，谈过一次恋爱。女孩老张见过，模样挺清秀，温柔可人。可家是农村的，底下还有个弟弟在上学，这要是结了婚，这得多大压力呀！老张不顾小伟的苦苦哀求，硬是不答应。小伟是个孝敬的孩子，最后两个年轻人含泪分了手，之后小伟再也没谈过恋爱。工作之后，要不是逼着去相亲，这孩子对婚事还是漠不关心，仿佛铁定了心不谈恋爱似的。

一天早上，老张正在小区晨练，邻居万大妈喜滋滋地跑过来，叫嚷着：“老张，有好事！有好事！”原来万大妈有个远方亲戚，闺女在该市一中学教书，模样俊秀，工作能力特强，年龄比小伟小三岁。老张一听，三条择媳标准女孩完全符合，和小伟也挺般配。两个老人一嘀咕，当即决定找个合适时间让两个孩子见见面。

星期天，老张硬是把赖在被窝里的小伟给拽了起来。好说歹说，小伟终于同意见一面。两个年轻人约好在咖啡厅见面。小伟前脚走，老张后脚尾随，观察了一阵，老张觉得女孩模样不错，看着两个年轻人相谈甚欢，老王喜滋滋地逛公园去了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老王问小伟，对女孩印象怎么样。小伟说，两个人是高中校友。老王呵呵地笑了起来，校友好啊，知根知底。小伟笑笑，不置可否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张急不可待地找到万大妈，问女孩对小伟什么印象。万大妈说：“不错，女孩挺满意的。”老张听了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可老张还有一个小九九，现在好多教师不是正式在编的，不知道这女孩是什么情况。老张给教书的侄女打了个电话，让她打听下女孩的情况。没多久，侄女打过来电话说，打听到是正式的。老张长舒一口气，正式的就好。

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过了两天，万大妈过来，表情讪讪的，吞吞吐吐地说，女方父母不愿意。老张一听，脸都青了。不是没意见吗，怎么又变卦了？原来，女方父母也不放心，托人摸了老张的底细，一听老张也就是普通职工，一没钱，二没权，还没有老伴，要是将来小两口有了孩子，谁来伺候闺女，谁来带孩子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因此，说啥也不同意。人家觉得，凭自己闺女的条件，可以挑更好的，更满意的。

老张哑口无言，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投稿E-mail: ljj@cnnb.com.cn 插图 严勇杰

村里通了公交车

□吴敬贤

老高要回一趟乡下老家，听说村里通了公交车，很方便，就动了心，推辞了朋友的捎带，决定自己搭乘公交车回去。

老高来到车站，一眼就找到了挡风玻璃上写着老家村名的大客车。可走近了仔细一瞧，傻眼了：这哪算是公交车？明明是一辆不知哪个单位淘汰下来的旧客车，漆皮都泛黄起皱了，车座的靠背歪歪扭扭，有的还露出了暗黄色的海绵。车厢地板上有浅黄色的浮土，以及杂乱的泥土鞋印。老高不满地嘟囔着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。女售票员看了看老高，拿起笤帚用力扫了几下车厢，忿忿地说：“天天跑乡下，想弄干净也不容易。”

发车的时间到了，可司机仍稳稳地坐在驾驶座上，一点儿也不着急。老高不耐烦了，连声催促着。司机回头一笑，说：“咱这车出发可没个准点，乡下人没有时间观念，都不会卡着钟点回来，不能把他们撂在这城里过夜吧，再耐心等等。”

“哼，我哪见过这样的公交车？连个行程的时刻表都没有！”

老高心里又一阵埋怨。正想着，几个人背着编织袋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，跳上车。司机一拧钥匙，客车屁股冒出一股黑烟，终于出了城。

没想到出了城，老高的气更大了。原以为大客车会顺风顺水地直奔目的地，却不知为了多串几个村子，放着平坦的沥青公路不走，专走颠簸不平的土路，颠得老高满肚子的茶叶水想喷出来。

车厢里站满了人。一个站立的老汉，身子随着车的摇摆扭着秧歌，防止跌倒，并且把手扶在了老高的肩上。老高紧捂着自己的钱包，大声对老汉说：“快把手拿开，素不相识，抓住我干什么？”老汉一脸的委曲，说：“这周围哪有手扶的地方，我离你最近，当然只有抓着你才站稳了。”

老高心里这个气呀。从前在城里坐公交车，他跟陌生人特别注意保持距离，万一不小心碰别人一下，得赶紧道歉，哪像眼前这个老汉，逮着个生人就当熟人对待。老高正想着，后座的一位妇女冲老高嚷道：“你又伤不着，让这位大叔扶一下怎么了？”众人纷纷开口声援老汉，反而对老高怒目相

向。

一个人把老汉扶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坐下，众人的不满才平息下来。老高心里恨恨的：“我哪见过这样的公交车，怎么是非黑白不分啊！”

公交车到了一个村口，速度减缓，正要停车。一位准备下车的妇女高声对司机说：“再往前开开，好吗？停到我的养猪场门口，我看我的猪喂了没有。”司机嘻笑着：“好哩，停到你家炕头都行。”全车的人哈哈大笑。

到了养猪场门口，妇女背起编织袋刚要下车，女售票员突然想起来：“等等，你上了车这么久还没买票呢，得交三块钱！”妇女一拍脑袋，立刻掏钱，可口袋里的零钱只凑了一块五，便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钱都买饲料了，没算计着还要买车票呢。”女售票员说：“这样呀，那下回再补上吧。”妇女高兴地下了车。

老高心里又嘀咕了：“这是哪门子公交车呀，停车也没个准确站点，车票还能讲价？”

又到了一处村子，车在一跟水泥电线杆旁停住。司机喊身边的一个老婆婆：“你到站了，快下车吧。”

老婆婆走到车门口看了看外面，嚷道：“这是我们村吗？我怎么瞅着不像，我不敢下去。”司机喊过来车上的一个小伙子，叮嘱他下车把老婆婆送回家，并且要亲自交到她孙子手里。

公交车在路旁足足等了十几分钟，小伙子才回来。后面跟着一个年轻人，对司机千恩万谢。

老高心里更加嘀咕了：“谁见过这样的公交车呀，为了这事，让一车人干等着。”

……

公交车终于到了老家的村子了，老高恨不得早一步下去，便急匆匆下车。

可到了亲戚家才发现，自己从城里带来的包裹忘在车上了。

亲戚马上要骑上摩托车去追公交车。

老高一拍胸脯说：“不着急，别追得太猛！我敢保证，东西在这辆公交车上绝对丢不了。”

